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一 四百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臣俞大猷

謄錄舉人臣楊熖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二年五月壬子朔侍御史王巖叟言臣連上封奏乞復張舜民言職尚未蒙指揮臣以舜民志在盡忠雖一言失當而無可罷之罪清議沸騰以為過舉義不敢安理當極論惟陛下少賜采納臣讀汲黯傳每竊歎息

其為人惷直而好諫遇事輙發如公孫宏張湯輩懐詐
飾智以阿人主他人所不敢言黯常面觸之故不獨漢
庭之臣知所畏憚至淮南王欲謀叛以黯在朝為之寢
謀直臣之於國家戢姦慝消禍亂其益如此故天下之
愛其君者莫不願得而用之愚臣區區之衷實在於此
令日之論非私於舜民也為陛下惜一敢言之臣也非
争一屬官也為陛下惜言路也言路重則朝廷尊風憲
陵遲國體隨弱必然之理也陛下於此幸加反思非好

臣之說勝也好人主之道勝也臣以言為職言而見用與言而得罪皆所以報陛下惟知而不言則為背德爾舜民得敢言之名朝廷被罪言之謗臣竊恨之伏望聖慈檢會臣等前章早賜付外施行使怨歸言路而美在朝廷臣不勝大願貼黄稱陛下之意常欲朝廷清凈人無間言甚盛德也然而事順理則静逆理則爭此必然之勢也今御史以言為職却以一言微侵大臣便行罷斥數日以来滿廷之臣喧然不平唯説此事蓋緣事不

順理所以如此臣等雖欲自靜不可得也須至交章煩

瀆聖聽伏望陛下深思所以順事理息人言天下幸甚

巖叟又言臣累上章言張舜民罷職非罪乞令還臺

未蒙采納施行此事所繫不在一張舜民而在人主在

國家臣所以夙夜憂懼不知所處陛下開言路之初即

言事官多與權臣為敵怨仇不易當每德音丁寧旣慰

藉之又嘉賞之謂朝政闕失大臣私邪百姓疾苦事無

大小一一但言欲賜一一主張言事之臣恃陛下照鑒

如此故敢遇事必言無所回隱然古今之公患患在執政大臣多不便之而隱為巧說以害其忠必使人主信之而不覺終至於忠言不用而權臣得以行其志所以人言曰寧觸人主怒莫忤權臣意蓋人主無心雖怒必解權臣私意一忤不忘此人情不得不畏也苟非守節死義之士誰能忘其家而遺其身以取權臣之怒哉陛下雖加奬激未必便得其人今又罪而斥之臣恐忠義知難而退藏佞邪乘間而進取陰附大臣為自安之計

不復以陛下之事為事矣前日御史中丞黄履殿中侍御史劉次莊隂附蔡確為姦方確用事陛下何由得知不幸確去而其姦始敗使確且在位履與次莊進用蓋不可量今日舜民忠嚮陛下因論邊事偶有一言旁及大臣反無所傷遽以大臣不悦而罷之是附人主不若附權臣也此事在目非臣妄言臣伏覩陛下初降出舜民論封冊疏必不以彥博照管奉世之言為毀傷彥博亦未必須欲朝廷逐御史臣恐執政大臣有怨舜民攻

其所諱而增飾老臣之言以動聖心而擠舜民以快其私怨者陛下不可不察又非獨擠一張舜民也其意乃欲盡傾言路也盖知舜民之罷臺諫必爭封奏紛紜言詞憤激必拂聖意不喜則言路皆可揺而去矣此其姦謀陛下又不可不察也姦人以此嘗陛下一事既行後必有甚於此者此士大夫之所以為朝廷憂也臣度聖心豈不欲復舜民言職應恐不能慰彦博意故兩難耳臣竊伏思陛下特屈公議黜御史以為老臣者亦足矣

至矣今以公議不可奪而復還之非陛下得已也老臣豈不諒陛下之心哉尚何以為憾乎由此而言臣以為陛下處之不兩難耳臣聞君子之愛人也以德而不以姑息願陛下以德愛老臣勿使受姑息之譏則陛下所以待之者厚於黜御史矣誠蒙陛下幸聽臣言則朝廷過舉反而為盛德老臣謗議變而為美談破姦謀於欲肆激忠氣於已銷社稷之福多矣非臣之利也臣傾盡肝膽以告陛下今日遂死無所恨矣惟聖主留意無忽

舜民疏言廟堂欲茍免一時之責任又曰夏人强弱之
勢可謂都不知又曰執政大臣不能為陛下盡心謀謨
臣觀舜民此言於國則忠於身則愚矣願陛下憐而察
之既而中丞傅堯俞又與全臺及諫議大夫梁燾列奏
臣等竊以言事之官許令風聞祖宗之詔曲全過當許
風聞則豈皆責實全過當則必欲盡言舜民昨論列四
事及因劉奉世乃天子左史下使屬羌恐失事體衆謂
因文彥博照管且非斥言彥博又非專擊奉世其大意

在尊朝廷愛國體而已其間侵詆論議大臣之言為多故中外之人以謂舜民之罷名為言及於彦博實由觸怒於柄臣臣等竊以朝廷罷一御史必當正其罪名布告中外可以示天下勵臣節正紀綱貽後世今舜民既無朋附中傷之迹又非犯顔逆鱗之過不當以一言風聞之失遂罷御史以快柄臣之意違祖宗曲全過當之詔損仁聖至誠聽納之德非所以示天下貽後世勵臣節正紀綱也臣等惓惓愚衷至于再三不能自已伏望

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少霽天威曲回睿詔省察臣等前後章奏付三省施行如臣等所論不當乞行貶責以謝中外曲全過當天禧元年二月詔知開封府錢勰言府界諸縣盜賊未至禁戢諸縣有重法地分乞依河北等路特降權宜指揮從之舊録有此新録削去權宜指揮在四月十七日舊録亦不載

癸丑觀文殿大學士知潁昌府韓縝知永興軍龍圖閣直學士新知秦州呂公孺為秘書監資政殿學士中散大夫知永興軍曾孝寬特遷中大夫知秦州孝寬二十四日改潁

昌呂陶云云附六月末

殿中侍御史孫升言公孺文學本非所能行義不為人稱徒以世家致位通顯昨自高陽移就秦隴堅辭疾病乞就閑散或以宮觀自便或以小郡苟安班資雖高於人材行不稱其任秘書之長公孺非宜若果有疾則當遂其所請若實無恙則豈宜偃蹇挾持抗君命而不行伏惟聖慈詳察別賜指揮以允公議公孺二月二十八日知泰州孫升談圃云公孺除泰州辭不行請宮觀即以秘書少監領宮祠升言近嘗有某官亦如此請因得罪不宜以宰相弟遂撓法公著不悅出升知濟州按出升知濟州自為張舜民事又公孺為秘書

監非少監亦不領宮祠謨圖皆誤也今不取政日
四月十一日呂公孺提醴實錄不書更詳考之　詔
御史中丞傅堯俞侍御史王巖叟同舉監察御史二人
據王巖叟奏藁舉御史乃五月四日敕今依寔錄繫之二日或仍移見四日
堯俞巖叟言臣
等先準敕同舉監察御史遂薦承議郎張舜民伏蒙除
授近者舜民因言事罷職差判鼓院臣等以舜民居官
有補被黜無名清議沸騰不以為允累具論奏乞陛下
特賜優容許歸言職上以全國體下以息人言臣等日
俟開納施行其監察御史闕難別舉官所有敕二道不

敢祗受已具狀繳申尚書省去訖又申尚書省曰堯俞等以舜民慤直敢言無所回隱昨論封册夏國主乞使者緩行以審其事及論起居郎天子近侍不可屈使屬羗亦自有理止以一言旁及大臣遽行罷斥書之為罪彰示四方非所以塞阿諛勸忠義風厲天下以為後世法也雖言官被責目以為常而為國惜名不當緣此況自兩宫臨御二年于兹惟開從諫之美聲罔有罪言之過舉今日之事天下惜之謂言路長循默之風朝廷生

壅蔽之患當自此始恐非二聖所以望執政之心亦非執政所以報兩宮之事遂而不改所損益深已累上疏論列乞復舜民言職日俟允從其監察御史闕難別舉官所有敕書不敢祗受已具奏聞去訖謹具狀繳申尚書省伏望特賜敷奏施行　詔知州人年七十已上合入監當監廟差遣者給驛劵　鄂特凌古既立以朝廷畀已乃與夏國偽相梁葉普通約以熙河岷三州還西蕃蘭州定西城還夏國果莊又陰以印信文字結漢界屬

戶為內應四月遂舉兵寇洮州擄趙醇忠及殺屬戶大首領經斡穆等數千人駐兵常家山分築洮州為兩城以居北城周四里樓櫓十七南城周七百步樓櫓七跨洮州為飛橋是日五月二日癸丑引步騎七萬圍河州南川寨焚廬舍二萬五千區發窖粟三萬斛脅從杓羊家二族六千餘口并導夏人數萬衆攻定西城敗官軍殺都監吳猛而去八月十四日募殺菜普者圍南川十八日并二十四實錄乃見今書其始攻之日此據汪藻青唐錄藻稱三月寇洮州擄趙醇忠等按四月二十二日劉舜卿猶言果莊於洮州生熟戶雜居地分迤東一帶

打擄亦羌人常事則擄趙醇忠殺經幹移必非三月當是四月末也擄趙醇忠殺經幹移不知藻據何書當考　夏人寇定西城殺吴猛實録亦不書其月日但於六月十二日因推恩猛等始書之今因藻録並見於此猛乃定西城監押藻録脫畧今補填之庶不失事實

甲寅詔應樞密院差除官因體量乞先次衝替差替對移差遣並申取樞密院指揮

乙卯以交趾進奉使朝散郎戶部員外郎黎鍾為吏部員外郎副使宣節副校尉西頭供奉官閤門祗侯杜英輦為東頭供奉官西京左藏庫副使　邕州左右江都

巡檢使成卓責授內殿承制添差均州酒税仍令差人伴押前去交割以樞密院言其保任交人不當及擅將黎文盛所上書狀録與安南等罪故也　詔前廣南東路經畧安撫使張頡提點刑獄林顏各展二年磨勘轉運副使高鎛轉運判官張升卿各降一官升卿仍與小處通判坐言者論頡等不戢將佐因捕岑探殺及平人故也詔廣南東路鈐轄楊從先生擒岑探未嘗殺戮特遷一官同立功人李佛郎與右班殿直仍賜名忠裀仲

文李養並與三班借職耿童等五人共賜錢五十萬命經略司等第給之　樞密院言四月二十六日詔西關堡防托禁軍和雇入役人若西賊犯蘭州已逼城下方得結成陣隊靠險避賊或退歸熙河州不得迎賊墮其計中本處西賊大兵深逼蘭州須當以西廻避令探報必無大兵深入若委有賊馬漸逼役所須衆寡不敵方可退擇要便據險捍賊欲入側近堡寨併力守禦更不退歸熙河州致賊追襲其役所和雇禁軍一千五百人

亦須樁留甲仗器械準備戰敵詔劉舜卿會元降詔旨施行　詔大使臣如曾任將副不因罪犯替罷見今合入親民差遣年五十七以下並許依條選具脚色仍於引驗狀內別立項開排申樞密院　戶部言河東經略安撫使呂惠卿奏本路太原汾等一十四州軍正稅外別有和糴據其田畝視其苗稼等第科糴而未嘗用錢請委監司體訪州縣民情別議立法　又臣僚上言請委官講議除河外三州理為邊州不和糴外有二十一

州軍於理合一槩均上件和糴或請將和糴四色都大
石束數目減三分於自來不着和糴處收糴詔令河東
轉運提點刑獄提舉常平司與經略安撫司同相度立
法以聞本部欲請應和糴並於見納年額十分中取八
分為額各隨戶色分數減定更不給錢遇災傷隨秋稅
分數減放以轉運司應給價錢補之其以四色糧草互
相折納及折納黍秫米並仍舊如本戶災傷不及五分
聽依久例支移不得剏有科折及諸易和糴之名為助

軍糧草從之惠卿家傳載惠卿元奏合附元豐八年六月八日新録削去呂惠卿奏請委監司體訪州縣民情別議立法等字今仍舊本呂惠卿家傳元豐八年事河東和糴之弊蓋已百年惠卿始至既以其事上聞乞蠲久負猶以元豐四年以前為限及是大赦應二稅沿納錢將自來倚閣者並與除放而和糴不預惠卿乃上疏曰本路太原汾等十三州軍正稅之外別有和糴體問得始據田畝視其苗稼等第科糴米每斗錢三十文粟十六文大豆二十二文草每束十文雖估價頗賤而民於登稔之際先期得錢未以為病中間有司彌失其指四分中一分見錢三分折茶而又以一時科糴之數立為定法遇有典賣推割一如正稅而夏秋災傷乃執和糴之虛名不得與正稅撿放於是民始病之至嘉祐中有司又以折色之物虛估非實復裁定米每斗一十二文五分粟十文大豆九文五分草每束四文並支見錢則其價又減大半矣至熙寧以來復以鹽

布見錢中半支給至元豐元年有司復請和糴價錢更不支與人戶令轉運司趂時赴沿邊州軍糴買糧草封樁如遇災傷據糴買下數目折充人戶納數如無災傷三年一次充折茶於是和糴始不用錢契勘本路積欠和糴推嘉祐四年十月祫享赦恩及七年九月明堂赦恩並截定年分特與除放及治平二年十一月熙寧元年十一月郊赦恩又只除放第四等已下其餘赦恩並不開說以此至今所在積欠萬數不少則是雖有和糴之名而人戶未嘗得錢乃不得與災傷檢放倚閣及不得隨赦恩蠲而近上人戶又支移於邊上送納每斗米賣錢有三百文者則比之稅租尤為可矜今論者不過以謂河東邊儲實賴和糴雖有積欠不可蠲免臣以為不然今本路歲額和糴約計八十二萬四千餘石雖遇豐稔所納不過七分使民力更可催促即無積欠已自足支年計如不可催即當年正額尚不能足何能逺及積欠縱令有司鞭扑督趣使之輸納必却欠下當年正

數則朝廷雖不蠲放徒令有司用督趣之虚文胥吏因緣為姦終無補於國用之實也伏惟皇帝陛下新登寳位太皇太后陛下出護聽斷賦正之初方以深仁恩澤大賚於萬方於此之時若不特與蠲免則一路之弊無時而蘇況河東人户自軍興以来科率調發其為彫敝朝廷所知而又賦税困於支移之遠耕夫分於武事之習去秋復遭水災為患則其為疾苦尤所宜恤而積欠與年額正數事不兩集其理灼然誠罷之則是捐簿籍之虚數而為朝廷之實惠也從之惠卿復以謂雖放其積欠而不正其根本則是凶年取盈使民流離之患猶存而不知數年之後積欠之弊復如前日乃請據逐户所認和糴數目官中合支價錢尅除分數外其餘並劄充秋税正額送納遇災傷合行檢放倚閣並如税法元豐八年六月八日可考

編類神宗皇帝御製所言中外臣寮之家有賜到御批詔劄除涉邊

機外餘若意在嚴奉不欲令官司校對者請令實封送所在官司繳納從之

丙辰宣義郎鄧忠臣為正字

丁巳中書省言河北陝西京東京西淮南舊分東西南北兩路每路置提點刑獄官一員近已併路以二員共領州縣闊遠遇有盜賊刑獄公事公移稽滯督捕巡察不得專一詔分路差官及逐司差官檢法仍舊制　詔故參知政事吳奎特與一子占射差遣一次以中書侍

郎呂大防同知樞密院范純仁言奎在仁宗朝為知制誥於嘉祐元年嘗上言請立英宗為皇嗣故也　詔應官員緣市易增羨酬奬惟身亡致仕及得減一年以下磨勘人並免其餘轉官升任減年磨勘循資者並各追奪一半循一資升一任以磨勘年數比類減之選人俟改之後展其循資已改官并減年磨勘不成一資者並以磨勘年限對展内呂嘉問追三官展四年磨勘吴安持追兩官賈昌衡追一官先是右司諫王覿乞並行追

奪冐賞詔户部具其事户部列上姓名當追奪者凡一百餘員侍御史王巖叟言臣竊以黜陟審則勸沮明勸沮明則天下之事省而治道清一失其當則欲用以勸沮者反所以啓人心而生禍端也臣聞罰當罪則姦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不當其罪適啓其所以為姦邪也故一與一奪不可以不審今冐賞之人雖為非義則均然即而考之任責有重輕用事有淺深為害有多寡不可不别前日之賞已為濫矣今正其罰而復濫焉則猶

為失也乞免一槩鐫減施行於是尚書省擬定取㫖故有是詔去年十一月四日戊午用王覿言令戸部具冒賞者姓名王巖叟章據本集附見　舊録云市易計息旌其勞能先帝已行賞久矣至是乃以為濫追之新録辨曰市易之法縁吕嘉問等奉行失當為患尤甚至是變法追賞猶為輕典令删去四十八字

已未詔坤成節聽臣寮進奉如興龍節例　又詔内藏庫應内降匹換疋帛等依左藏庫已得㫖估見賣直價供納從戸部請也

御史中丞傅堯俞諫議大夫梁燾侍御史王巖叟司諫

朱光庭王覿御史孫升韓川論張舜民不當罷御史累
奏不絶庚申詔三省樞密院召臺諫官赴都堂宣諭曰
朝廷選任卿等為耳目之官正要別白是非視聽無惑
故自來章奏多所允從今張舜民所言不當豈止言文
彦博主張劉奉世一事且如建言乞問罪夏國事或從
其言豈不為國生事乃只令解罷言職蓋恐將來更有
論奏難於取信若復留在言職恐誤視聽今將舜民元
奏示卿等宜詳悉之堯俞等皆不受命退而奏疏言臣

等仰認聖懷不勝感懼此非陛下諒舜民之志本在盡忠而察臣等之心主於惜體則何以慰藉若此臣等幸甚欲報至恩莫知死所聖諭謂且如建言乞問罪夏國事或從其言豈不為國生事臣等詳閱舜民章奏云今臣所奏請不是欲興師問罪亦非要終了不封秖乞止使人不必如此此遄速此語甚明别無他意惟欲朝廷審慎而已伏望聖慈更加省覽則舜民之過宜蒙恕矣既罪之之實不見於文又罷之之名有傷於體臣等所以

不得不言願陛下開達聰明盡四方之聞見言責之臣事雖過計無惜採收語或小差亦皆包納使人人敢展四體以事君傾腹心而報國則臣等之願也伏乞降臣等前後章疏付三省公議早賜施行　又言臣前日蒙聖恩召赴都堂令執政宣諭張舜民罷職事已具別章論奏臣有親聞於都堂上與外議所傳相契之事不敢不盡以告陛下臣之愚忠以謂有隠而偷榮不若盡言而得罪韓維自言舜民之責是維於簾前奏乞施行仍

云權重權輕難惜一新進御史此維誤陛下之聽也若
論張舜民則輕若御史天子耳目之官朝廷紀綱之任
則不為輕矣今黜耳目之官是將塞人主之聰明隳紀
綱之任是將亂國家之法制究觀歷代惟有蔽言路則
啓禍源不聞抑權臣而生後患也然則師垣之有無未
比憲司之興廢而維以御史為輕臣不知其可也又范
純仁語雖喋喋不切義理臣謂韓維所論豈不上負陛
下之望下失士大夫之心哉朝廷慰安老臣當自有道

必使上下無損老臣可安乃善謀也今為之摧風憲壞紀綱動天下之心傷國家之體而欲以安老臣使老臣而少知義其能安乎陛下意欲安之不知反所以使之不安也幸陛下降意思之恐不若改之為便也聖人之所以為聖人由改過不吝爾吝而不改恐德日益虧改而勿憚則美日益全惟陛下擇之自古正人端士誰不欲盡忠於人主人主亦豈不欲聞盡言常患執政大臣離間於中使明主之初心遂移忠臣之雅懷不盡以為

痛恨爾執政之蔽惟欲人主不信言事官則得以行其私陛下不可不知也舜民一賤士不能為禍福於臣臣何苦上違陛下之情下忤權臣之意而言之不已此陛下之所當察也陛下博通書史觀古今治亂之迹孰矣國家之事有臣力諍則善耶無人諍則善耶臣以言為職言而不用亦何面目出入朝廷間哉願賞竄黜以謝無功貼黄按舜民本疏論冊封夏國主事但有移文致詰之言元無興師問罪之語而左右之臣便以移文為

興師誑惑陛下殊不言邊上移文往來自是常事安有興師之理至如雄州與北人事無大小亦朝夕文字相問何嘗有他虞盖不言用兵則不足動陛下之心而激怒聖意此權臣陷害忠良之深計也陛下信之正落其計耳　又言臣等所論張舜民等罷職不當事宣諭後又兩疏開陳舜民本無罪由大臣架成乞賜照察復許還職尚未蒙聽納施行臣等恐進說者以謂御史無已罷復還之體請舉故事陛下考焉方開元之初明皇勵

精於事是非明而不可欺紀綱正而不可欺典刑無私而不以姑息事有蒙蔽不知則已知而必行端良得以盡其忠姦邪無以用其巧時崔日知為京兆尹貪暴不法御史楊瑒與御史大夫李傑謀劾舉之傑反為日知先譖罷言職瑒廷奏曰糾彈之司若遭恐脅以成姦人之謀則御史臺固可廢矣上以其言切直遽令傑依舊視事貶日知為歙縣丞當時天下不稱楊瑒之能言而服明皇之能聽不矜日知之被逐而喜李傑之復用不

高風憲之自全而快姦言之終破明皇不吝改過而其

益如此史冊一書流美萬古今大臣以是爲非誤陛下

之聽有甚於日知御史惷直敢言忠信獲罪有寃於李

傑言責之臣守義以爭且多於楊瑒又陛下明聖十倍

明皇察之宜深改之宜速而遲遲如此此愚臣之所惑

也不知自古設諫官御史者欲以順朝廷之意耶欲以

正朝廷之事耶若欲其順意臣以謂不須置若欲正其

事則臣以謂不可廢陛下以萬乘之尊與臣論勢臣之

言不得而行也陛下虚方寸之地與臣論理臣之言庶幾於用也伏望陛下觀開元之所以盛思明皇之所以賢聖心畧回破姦言而全風憲易若反掌矣臣以堯舜望陛下非敢以明皇始勤終倦遂比全德也陛下以為可則乞行臣之言以為非則乞罷臣之職紀綱之地由臣等不正以為朝廷羞得蒙竄斥以塞至公臣等之幸也

又請對延和殿言臣等伏見殿中侍御史吕陶監察御史上官均初皆稱罷監察御史張舜民不協公議

各言曾有章疏論列陶嘗於理檢院衆坐閒自舉疏中語均亦嘗於御史廳對王巖叟韓川口誦其章並謂四月二十五日進入臣等信以為然竊覩今月九日内批聖旨召臣堯俞臣燾臣巖叟臣光庭臣覿臣升臣川等七人赴都堂宣諭而惟陶及均不預召按御史自來言事不關白長官臣等非强陶等論列自是陶等對臣堯俞臣巖叟言有奏章今都堂之召既不預數方疑陶均未嘗有言如此乃是公肆面欺何以保信竊恐前後所

上封章亦非情實有誤聖聽不敢不奏伏望令勘會如
果無章疏乞賜指揮施行詔陶均分析　陶狀云謹按
唐御史大夫李承嘉嘗召諸御史責之曰近日御史彈
事不諮白大夫禮乎監察御史蕭至忠進曰臺中無長
官御史人君耳目比肩事主得自彈事不相關白若白
大夫而許彈則彈大夫又不知白誰也承嘉默然蓋朝
廷本置臺諫欲其人人各出所見以助聰明是故前世
名卿偉人亦無須得同僚交章互言故事臣伏見近日

以來欲言一事本臺上下往往預先商議定為一說以至諫官結為一黨不顧事理是非務以衆力求勝公議取必朝廷臣之區區竊嘗患此乃者張舜民罷王巖叟道須着理會臣始未深思只見同官因言被罷亦欲與之辨雪遂對巖叟云也待入箇文字續往中丞廳見傅堯俞將出留舜民奏狀一紙令臣讀了臣對堯俞云亦待理會退而草得奏檢數句乞朝廷保全言路存留舜民之意文字首尾未全尚未録出次日在理檢院見王

巖叟問臣道文字如何說臣對巖叟道方思量得數句遂念云舜民天資抗直遇事輙發雖思慮小有不密其心殊無阿附葢臣是時有欲論列之意因巖叟見問便將上件數句言語說與巖叟即不曾言四月二十五日進入其時傅堯俞元不在坐亦不聞上件語言臣既而自後反覆子細思忖張舜民自入臺以來言數事大率疎略不可施行遂記得與舜民同上殿日見舜民開陳邊事乞罷西夏封冊且令問罪臣以謂陛下始親大政

太母垂簾正宜安靜之時舜民却乞問罪西人顯於國體不便朝廷罷之與移一般差遣不為過當況衆人已有文字臣更不須論奏自後來堯俞巖叟不問臣道文字入與未入臣亦不曾告之至今月六七間到侍御史廳巖叟將出孫升所撰奏藁一紙示臣道相次會中丞處列名上章臣既明知舜民所言不可施行令長貳素不謀及連章一旦忽然牽率須欲連名上章恐有雷同朋附之嫌遂與上官均韓川往堯俞處欲說破本末是

時嚴叟已先在彼臣白堯俞嚴叟云此事根本不正却只論其枝葉難為協力見說已有二十餘章若減陷一名亦不為少又白中丞侍御但公論時見張舜民所言邊事當與未當堯俞道他又已去同舍且與愛惜嚴叟道如此更不奉強盖舜民是堯俞嚴叟薦為御史今耻其不稱職力欲率衆救之縁臣是遠方寒士在朝孤立自辨明朱光庭彈奏蘇軾策題後來堯俞嚴叟常懷恨怒並不與臣論議近日又為講筵臣僚欲於别殿說書

臣獨論奏堯俞自此相見往往不交一談數人者或在臺中或於幕次多是囁嚅耳語臣皆不得預聞臣亦不敢强去親之每詢訪得朝廷政事及民間利害只是自度是非或言或不言往往與衆不同亦不可一一告人令蒙朝旨分析理盡於此從來臺諫言事自非懷姦罔上本無分析之理葢縁近日因堯俞等言事不當敕三省召赴都堂宣諭中外喧傳以為口實而臣與上官均獨免故堯俞等愈更忿恨必欲求臣瑕疵醞釀粉飾以

逞私意誣臣以公肆面欺臣以謂欺君罔上則罪不容誅臣只是不敢比附而堯俞等乃加臣以面欺之罪臣前後封章或留中或降出陛下聖明必已察見情偽臣更不敢自辨止是聞舜民罷職之初思慮未熟輒對堯俞巖叟道也待入文字亦待理會後子細思忖見有不必言之理恐成輕發遂不論奏豈是面欺堯俞伏乞聖明察其本末　均狀云臣向聞張舜民以言失實罷臺職嘗奏疏乞察其疎直以開諫諍之路既而反覆思慮

舜民罷去臺職以館職判皷院即非竄貶在朝廷之命
未爲過誤續王巖叟有實封小簡與臣言其事曾再論
否臣愚以爲人臣論事各須竭盡已見不當捨己雷同
所以不能隨順傅堯俞王巖叟等再有論奏併録其簡
以聞其者舜民字也御批臺諫官論事自當各盡已見
覽上官均分析其間王巖叟簡帖與均言其事曾再論
否明是須要率衆同歸已意若此風寖久豈不成朋黨
耶不知御史臺自來言事許各述已見爲復須相隨順

可令王巖叟分析曾與不曾將簡帖與上官均言再論芸事具詰實聞奏并降出張舜民為早乞治柬常事尤見舜民之迂疎御集五月二十一日有此令撥取增入實録云均分析實嘗奏疏不妄乃禁中誤不以付外按御集不載此當考巖叟言臣昨因張舜民罷職文字到臺衆臺官遂來過廳臣公言風憲既許風聞言事不當以論大臣一言失實便罷言職其上官均等亙有此言元無異論尋知各有章疏論列臣每以至誠待同官不復疑外後經多日不知均曾與不曾再言遂曾將小

簡子與均云些事曾再論否盖是詢問之辭即無强牵之意又臺中章疏間或相示皆是同官常事為與不為自繫其人即非臣能使之協力若均從初無文字臣自不復問兼臣昨於簾前奏陳時亦只是乞賜勘會有無章疏耳堯俞等又言臣等累上封章論張舜民不當罷御史及延和殿面奏不蒙開納施行臣等媿負言責難以冐居伏望特賜降黜自今更不敢詣臺供職徽錄上官均傳云監察御史張舜民論邊事因及宰相文彥博而舜民左遷判登聞檢院均言風憲之任許風聞論奏所以廣

耳目也舜民所論得於傳聞使其言是宜虛心行之其言非苟無邪任附會之意亦當恕其疎直無他以開諫諍之路今以一言之失遽行罷黜臣恐自是言者以為戒願還舜民職任不報中丞王巖叟侍御史孫升呂陶約均再論均謂事小不當再論巖叟等劾均未嘗奏論而罔同列均繳疏草以聞巖叟等補外均遷殿中侍御史按王巖叟此時但為侍御史孫升為殿院呂陶初未嘗約均傳皆誤也

門下侍郎韓維

言臣近見臺諫官於都堂聽其所言大抵以臺諫官許風聞言事不當以一言之失便行退罷臣諭以臺諫官雖風聞言事豈不得朝廷考察其言以知其能否而進退之文太師年過八十三先朝舊相名重四夷二聖曲

加恩賜不聽其去而新進御史以所無之事形於奏詆致其有言太皇太后若不為主張使其怨恨引去豈不於恩禮前後不相稱而又失一威望大臣可不惜哉御史以失言之故罷其職事尚帶館職釐務京師其為責豈不甚薄太皇太后辨大臣無實之謗推誠加禮以盡其心則為大臣者宜如何報其於體豈不甚重哉又續降御批論舜民言夏國事若聽其言豈不為國生事此又義理明白燦如日星如聞臺諫章疏至今未止臣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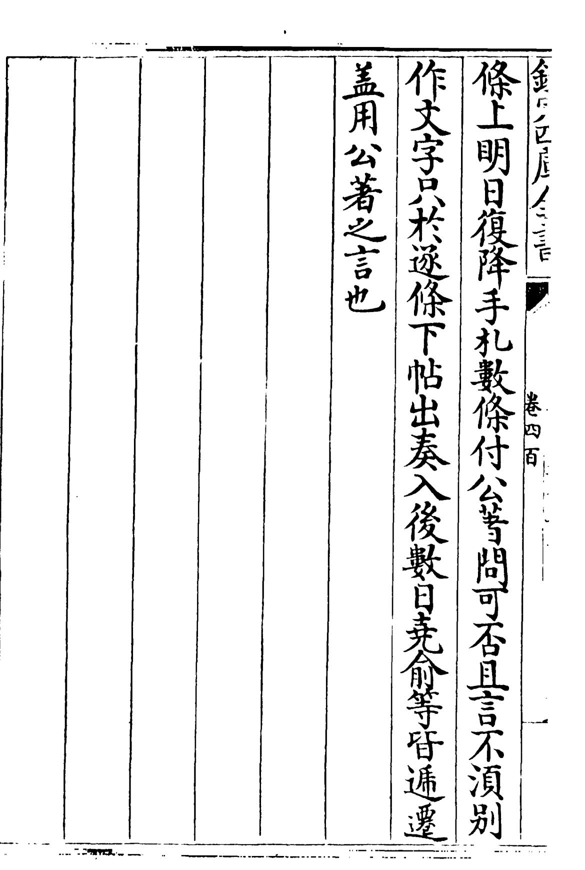
聞國論不能厭息浮議致上煩聖聽日夜惶恐甚不自安然熟思之治天下之要惟在審義理而已義理若明餘非所恤臣願陛下毋以多言過勞思慮惟在鎮之而已自餘誠懇候十六日垂簾更具面陳　同知樞密院范純仁言純仁所言不得其日今附見韓維後臣聞舉直錯諸枉則民服故陛下臨御之初舉用二三正人而天下悅服蓋有泰卦拔茅連茹彚征之象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則陛下得以裁成天地之化而太平可致也近日頗有匪人架

造謗言毁黷良善始以疑似之事玷汙一二忠良漸興朋黨之名將以盡逐善類若陛下辨之不早必至雅正難分肱陛下知人之明失陛下求治之意浸成遯卦否卦之象則是小人道長亦恐聖功難成臣伏惟陛下深居九重博采羣議惟以至公臨御天下故進退百辟悉用臺官諫官之言然臺諫之所風聞未必皆是善人之好惡凡所彈奏亦在深詳臣又聞孔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又曰鄉人皆好之何如曰未可也鄉

人皆惡之何如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大抵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是君子不免為小人所惡故雖衆而必察若專取善人之好惡則不善人架造之言易於明辨純仁奏更詳之或移入王覿貶時

右僕射呂公著慮言者將激怒上意致朝廷有罪言者之失奏曰伏見陛下臨政以來開言路登直臣納諫之盛近古未有然臺諫官數人例各供職日久前後言事既多不能一一盡中若以其言失當便行罷黜則今日

以前不避仇怨為朝廷言事不少欲且一向包容則慮過當日甚或向後愈更紛拏朝廷却不能保全臣夙夜惟念欲乞稍與優遷令解言職更擇有名望學識臣僚使備諫諍如此則陛下於言事之臣可以全其恩意不至駭動物聽癸亥御札付呂公著覽卿奏以臺諫官供職日久欲稍與優遷令解言職更擇有名望學識臣僚使備諫諍事詳卿忠意深用嘉歎卿宜先具可罷言職之人各開坐欲除擬次第密具實封進入公著即依旨



條上明日復降手札數條付公等問可否且言不須別作文字只於逐條下帖出奏入後數日堯俞等皆遞遷蓋用公著之言也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一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二年五月乙丑禮部言西南蕃泰平軍遣石蕃龍以定等齎表裝鞍馬砂𪉖等來貢元豐著令西南五姓蕃每五年許一貢今年限未及合具奏裁詔特許入貢

兵禮言江淮等路制置發運淮南路轉運淮東鈐轄

提點刑獄提舉常平司奏請以宿州虹縣子仙埠爲鎮
從通海鎮廵檢司於子仙鎮仍於本鎮置場收稅賣鹽
及灘河西岸淮陽軍界鎮上烟火公事並令廵檢兼之
又淮南西路提點刑獄司奏請從蘄州馬口廵檢於蘄
口鎮駐劄並從之可削　戸部言奉詔旨舊給蠶鹽處並
依昔年例散斂本部約度府界京西京東等路共合用
蠶鹽三萬二千五十席請從本部預給鹽引令出賣解
鹽司召人結攬般運於絳州垣曲縣鹽司送納令三門

輦運司般運應副支俵應合給脚乘支鈔亦令解鹽司據所般實數申本部撥還從之

丁卯中大夫守尚書右丞劉摯為尚書左丞朝散大夫守兵部尚書王存為中大夫守尚書右丞

戊辰朝奉郎起居舍人孔文仲為左諫議大夫承議郎大理少卿杜紘為侍御史七月二十二日罷朝請郎殿中侍御史呂陶為左司諫七月十六日罷朝奉郎兵部員外郎賈易為右司諫八月罷監察御史韓川上官均並為殿中侍御史

均十月十六日罷　承議郎侍御史王巖叟為起居舍人朝奉郎左司諫朱光庭為左司員外郎奉議郎右司諫王覿為右司員外郎殿中侍御史孫升差知濟州右諫議大夫梁燾為集賢殿修撰知潞州　先是燾於省中面詰給事中張問以為朝廷近以大臣罷御史當乎問曰不當燾曰言者論之是乎問曰當如此燾曰給事既知罷御史為非又以言者為是初不駁正之何也問曰自有臺諫燾曰朝廷命令之出間有失當初則有舍人繳納中

則有給事封駁至成命已行公論不以為然諫官御史乃論之今給事不舉封駁之職乃曰自有臺諫如此焉用給事爭閤引咎而已燾因請閤貪祿不去不知世所謂羞恥及宰相遣吏召臺諫官至都堂聽詔燾約同列曰必以張御史事當繼求對既至宰相面出手詔果以舜民事示言者燾同御史與宰相執政辨論久之同知樞密院事范純仁曰臺諫出入遞是朝廷常事燾曰樞密之言失矣先文正與樞密皆歷言路必熟國體文正

以正直開天下不謂樞密以朝廷罷直臣為常事此言
非公所宜出固非肅所願聞也門下侍郎韓維曰且重
惜國體肅曰臺諫論不當因大臣罷天子耳目之官正
謂重惜國體使紀綱正而朝廷尊者御史之任也今斥
去臺諫正論之臣以紊紀綱曰重惜國體非所喻也方
兩宮臨御大臣尤宜避權勢尊主威諸公以累朝人望
進當人主仰成之時願自全盛德以安國家上章請對
明日面論至伏地懇諫謂假借大臣罷斥御史玷求言

納諫之明損大公盡下之志非所以全養忠正而感厲恭順之心也退即家居待罪而孫升再劾張問引燾不知羞耻等語於是批旨付三省曰巖叟光庭覿川等久在言路多所補益宜稍遷擢燾於禁省詬同列升朋附燾宜罷於是巖叟等皆遞遷而升燾有是命實錄載舜民罷言職

及巖叟等遷改殊不詳六月八日因堯俞知陳州始緫載其事然亦不詳也今悉就本月日追書之吕公著家傳云初二聖首從公言闢言路自是臺諫官章疏無虛日常假借納用焉其後言者益自肆上意寖不懌會御史張舜民彈劉奉世語侵太師文彦博乃罷舜民臺職以秘閣校理判皷院於是臺諫交章以為舜民不當罷

上不從中丞傅堯俞諫議大夫梁燾侍御史王巖叟司諫朱光庭王覿御史孫升各居家待罪上命執政召言官至都堂諭以舜民言彥博私奉世使夏國非彥博所見且舜民既平遷難再除御史堯俞等不受命而燾尤喧悖按王巖叟奏藳則居家待罪在召赴都堂宣諭後宣諭乃五月九日居家待罪乃五月十六日公著家傳蓋誤也又云言者益自肆上意寖不懌恐亦是私意今不取實錄載巖叟等罷言職在十六日按十六日巖叟等入對延和歸即待罪明日乃罷梁燾行狀亦云請對之明日遂責蓋實錄誤以十七日為十六日也今改之

尚書右丞劉摯言臣伏自罷去言職待罪都省以來不復以章疏論事者蓋以謂職在執政苟有所見自當與同列僉議進對顯奏公言而行之不當私有密請恐

非所謂直道事上者也必料陛下亦已察臣之意如此而已乃有不得已之事須至一言兾効萬一十五日呂公著送示內降批降旨罷諫官梁燾等或稍遷或移易或免黜者共十數人臣竊料陛下必以近日張舜民事言者救諫紛紛不已雖然仁恕包涵而又欲加彈壓故不行重責但罷其言路此足以見聖度廣大愛惜數人之才黽勉而為此也臣觀舜民之論文彥博止有照管劉奉世一言而已此一言小事也奉世有才可用方出

入彦博門下受其知遇而照管之乃大臣所宜則於彦博何傷兼彦博自不以介意而議者私憂過計恐彦博有所不樂致陛下為罷舜民舜民之罷亦小事無足道而言事者若欲論之一再言足矣何至議論蜂起相繼並作褻瀆天聽至煩宣召申諭尚且不已誠有罪也舜民輕言以及元老一失也議者欲慰悅大臣而罷御史又一失也言者知救舜民以全言路而不能體聖明優禮故老之意又一失也今朝廷又從而移罷臺諫則恐

不止於三失而朝廷之失最處其大者也此臣所以夙夜徬徨深為陛下惜之也古之明君賢主惟以開廣耳目優養直臣為甚盛之德故曰主聖則臣直惟堯舜及三代之盛王乃有其事而陛下令優游行之自前歲以來求善若飢渴從諫如轉圜臺諫官言苟可采無不行者雖有失當一切包納故臣子無戮辱之懼罔避權要舒心展誠知無不言所以養就今日忠直之氣上下交歡邪摩手切齒嫉惡臺諫亦已久矣夫臺諫以區區小官

上則觸龍鱗而犯忌諱下則結仇怨而取禍患不知其何所利也蓋恃陛下主張謹其官守以盡其事君之義爾一旦以小故摧沮罷去之適足以快憎怨之氣開私枉之門非朝廷福也若言者有所私狥涉於傾陷近於朋黨則不可不深責而痛治之若乃出於公義則雖有强直乖誤之言古之聖人一皆容之考之於傳記不可勝數今夫一言旁及大臣而罷之則後來者不肯言大臣矣一言彈給事中而罷之則後來者不肯言近侍矣

以多言而去之則後來者循默不言矣以剛勁而黜之則後來者柔和取容矣人情不遠相與為戒必然之理也深惟皇帝陛下恭默未言太皇太后陛下簾閣行政之日正宜大開聰明以廣萬事之聽而乃杜絶言路是自蔽其耳目也言路一塞何事不生天下之朋黨大吏之私邪百官之罪惡遠方之利害陛下何由一一知也今成命已行臣不敢盡乞改正所以區區言之者非獨為數臣盖所惜者朝廷事體爾數日内梁燾孫升外議

以為責之太重臣欲望聖慈詳酌寛此二人之責還其職任以救言路以扶持忠臣之氣且天下之廣莫知其詳但見臺諫官連羣罷去頓與前日之事不同必疑謂聖朝厭倦言者則姦諛者張目攘臂而動矣後來所用未必皆得如此數人邪正既不可知言路風采一變豈不有損盛德之治臣天生愚直孤立於朝受陛下異恩至深至厚夙夜思報惟有竭誠以主張公道不敢雷同唱和苟有所見可以裨補若不盡言于陛下則將何所

告訴也因此得罪亦不敢辭伏望赦其狂愚特賜詳察
開允貼黄梁燾清修勁直臨事不茍昨者詰責張問雖
在衆坐訪聞似因戲謔而坐客有不喜燾者遂播其言
以為詬也蓋是私居相語之言而問又别無論訴止因
孫升彈問罵詈及之至聞達于朝廷今遂如此行遣羣
議皆以為未安也孫升久在臺中裨補不少論張問止
為老不任職别無傷事之言兼前後臺諫彈劾官吏雖
或不行何嘗一一加罪今責外郡亦恐過重如蔡碩一

獄非升不畏强禦誰能發之今碩獄未斷而升已先責碩之親黨布滿上下適足為仇人報怨耳兼升見有文字論三省差除不當事已蒙降出此皆人人之所難言者伏望矜察寛此二人之責若謂各人已除代者即望別與在京差遣稍加遷擢以償孤忠以慰公論又貼黄昨臺諫官至都堂宣諭聖㫖既畢公著與臣等因而再三開說内𦙍與升指陳事理其語氣最為勁直今乃得罪最重外議所以尤疑也又貼黄臣非謂自言路進遂

欲主張言路者盖以此事繫朝廷不敢過避形迹故盡其底裏以告於陛下若幸聽臣之言留此二人足以救萬一之失今雖已有成命命猶未下此事進告尚須一兩日伏望聖慈再三回慮深思此事早賜裁處不惧陛下舉動又貼黄孔文仲端方該博今為諫議大夫可謂得人矣至如王巖叟鯁亮敢言補益國事最為有功王覿韓川皆有器識知大體願陛下聖念無忘此三人早加進用必不誤任使又貼黄初罷舜民日臣與吕大防

曾於簾外開陳事理其後臣又於都堂累曾講議多不以臣言為然今須至獨入文字訴於陛下然亦別不敢囘改已行之命止乞留肅與升在朝廷如蒙省覽伏乞留中升論差除不當合考

寶文閣直學士知蔡州謝景温知潁昌府左屯衛大將軍知潞州郭逵為慶州觀察使知河中府温州刺史提舉萬壽觀向宗囘知蔡州

刑部言降授四方館使嘉州團練使提舉崇福宮狄諮元任引進使嘉州團練使提舉河北保甲緣措置乖方左降使

額著令以期檢舉詔更候一期取旨　樞密院言近者
熈河蘭會路經略司等處累奏夏國與西蕃約和連結
嘗犯定西城本城監押吳猛鬬死又犯涇原路蘭家堡
及於漢界擄掠人畜焚毀舍屋等事夏國自去年再乞
納款頗見恭順慮是邊臣生事請令趙卨廣募自來信
實之人厚與金帛令深入夏國直至興靈以來密訪敵
使犯因依審實急遞以聞從之　鄜延路經略使趙卨
言蘭州西關城請候分畫界至了日進築樞密院言熈

河蘭會路新復城寨其不係給還處係勅書該載令來西關止是修葺舊堡即非𣶒有進築昨夏國文移止辨論朱梁川曽有開耕地土即不及西關况劉舜卿奏已畢工及已誡約諸路務令静守詔劉與趙卨照會又言元豐中令陜西河東逐路經略司嚴切約束邊臣若西賊對境屯聚不得先有舉動俟其犯邊即隨宜禦敵深慮諸路為聞近日熈河涇原曽有西賊出没幸邀功賞之人乘勢張皇造作邊事帥臣常切彈壓持重毋輒輕

動滋長邊患其或敢違雖有立功不惟更不推賞仍量罪重行降黜請下逐路經略司遵依覺察從之　是日詔同知樞密院事范純仁與尚書左右丞理先除授者立班在上先是神宗釐正官名各有位序以官職為次不以除授為先後於是特降新制御集十七日

已巳太師文彦博等言伏奉詔旨以時雨愆期太皇太后陛下憂閔元元側身修道躬自貶薄以奉天戒權停受冊之禮誠心上徹昭貺隨答協氣来臻時雨溥霑内

自畿甸外及州郡二麥既登秋稼有望陛下勤民克已如此上天降鑒應誠若彼臣等不勝欣幸竊惟尊號冊禮一朝大典正名定位義不可後譬如萬物之於乾坤人子之於父母豈可須臾而不稱哉而乃稽留盛禮不使時上仰無以稱穹昊之眷顧俯無以狥億兆之愛戴臣等不勝大願謹據太史局選定八月初四日舉行儀範崇上徽號詔不許自是三請乃從之　三省言吏部狀文彦博奏請委本部尚書侍郎依唐六典三類之法

將本選守令通判考其才德功効為上中下三品送中書門下覆驗可否委本選長官引對閱有人才高下絕異者特以名聞而進退之詔送給事中中書舍人左右司郎官吏部禮部參詳應守令通判請依元豐考課令通取善最分為三等候罷任委監司審覆具事狀保明以聞付吏部定本遷合入差遣內知州通判申尚書省覆驗可否定訖付本部官候注擬日引對即守令通判內有才德功効過惡顯著令尚書侍郎銓量高下特以

名聞乞行陞黜歲毋得過五人從之彥博元奏附三月十六日錄云云可考　詔令學士院降勑書獎諭知楚州程之元以淮南賑濟所言之元究心存撫請復擢故也　權發遣熙河蘭會路經略司公事劉舜卿言蘭州蕃兵將韓緒不審察虛實誤報提舉修西關堡孫路等致仕修築乞衝替仍就差皇城使鄜延路第九將郝貴填緒闕從之　洮西緣邊安撫司言西賊圍閉南川寨八日詔劄與劉舜卿多設方略救援應河州屯聚并經略司節次差去軍

馬合用糧草令孫路就近應副　又詔以皇城使鄜延路鈐轄兼第一將呂真權發遣涇原路副總管兼第一將閤令本路經略司選官以聞　詔澶州置州學教授一員從本州請也

辛未左司郎中范純禮為太常少卿右司郎中杜紘為大理卿存此要見蘇轍劾杜紘竟不從也

壬申于闐國遣使入貢　刑部言大理少卿杜紘請省斷官且仍舊額詔省評事二員以十二員為額

癸酉御史中丞兼侍讀傅堯俞為吏部侍郎堯俞不拜

六月八日待制陳州吏部侍郎胡宗愈為御史中丞宗愈首進六事曰端本正志知難加意守法畏天且言陛下從吉之初四方觀聽若留神此六者則治道得矣他日奏對便殿上問朋黨之弊宗愈曰君子義之與比謂小人為姦邪則小人必指君子為朋黨陛下擇中立不倚者用之則朋黨自銷因進君子無黨論　詔孤遺宗室非袒免親外如父祖俱亡無官俸貧闕者委大宗正司及所在

官司體訪驗實以聞仍令戶部計口第支錢米女已嫁即除之有官者候釐務日住支四月十八日王巖叟所言三事此其一也

甲戌朝請大夫充龍圖閣待制知洪州熊本降朝散大夫以先知桂州分畫地界失當故也

乙亥資政殿學士知永興軍曾孝寬知潁昌府五月二日孝寬自永興改秦州不行呂陶云云附六月末寶文閣直學士知潁昌府謝景溫知成都府呂陶云云附六月末朝奉郎右司員外郎孫覽為直龍圖閣權知秦州　開封府言將來坤成節已在後吉後

請依長寧節故事度僧道共三百人為額從之　詔姚麟罰銅八斤以殿前司言步軍司擅勾抽棒日指揮人救父故也

孫升集有劾姚麟章令附此升言十一月四日朝旨姚麟罰銅八斤放王道依舊权管臣訪聞初晉用於内臣閻士良處送酒并封狀與姚麟麟遂違法放停上件偽造黄紙簽符配軍王道事狀甚明蓋兩日之内親判放停若非狥情豈故違法臣愚竊以受賕枉法遇赦不除慢令肆情主兵所戒事防其微漸不可長姚麟掌握侍衛出入禁庭而交通内臣不遵詔令如放停配軍王道止一事爾臣偶察知而有按據可以照驗者則其他從可知矣若朝廷止令罰金依舊供職則何以杜絶姦私嚴肅軍政伏望聖慈詳察出自聖斷早賜指揮罷麟職任以戒廢法慢令之臣貼黄武夫悍卒屈慴馴伏者畏陛下之法爾管軍之臣狥情挾私

慢令廢法曾無忌憚止於罰金則將何所不至也

樞密院言西蕃賊馬攻圍河州南川寨逐州軍見屯漢蕃兵馬當暑暴露當行體恤詔劉舜卿躬問士卒勞苦糧食多寡從宜撫恤仍依倣舊例隨事資助使無愁苦樂於赴敵以稱朝廷撫士之意又言河州南川寨自初二日被圍日夕望救其王光祖王贍姚兕种誼等各統領所部軍馬前去會合牽制至今多日未奏解圍次第請令劉舜卿嚴諭光祖等體認南川寨人力糧儲有限當此圍閉日久勢力危困

務要應援分解賊圍不得以伺便為名任賊攻圍玩寇損威誤國大事以至師老糧匱坐取困乏仍厚給金帛名募死士許以重賞令取間道前去南川寨投下文字使知救兵已到安心守禦俟賊退其守城出戰人等自當優賞並從之

丙子宗正寺言被旨修纂濮安懿王以下屬籍故例以宣祖皇帝之子為卷首次即以宗從高下為之序今若以濮王為卷首則先後不倫請以慶歷已前藁卒宗室

屬籍與今所修屬籍相照通計卷第應籍已進者更不重進止於目録逐卷增注舊籍二字及將舊籍卷目改貼與新籍通計其數庶有所分別及不失卧移次序將來接續更修並請依此從之　復成徳軍靈壽鎮為縣

丁丑朝奉郎王景修提舉出賣解鹽　詔御臺官令學士院舉官二員兩省諫議大夫以上同舉四員御史中丞同舉二員以聞　新河北路都轉運使顧臨言請從河北提點刑獄官就恩邢二州置司從之　丁憂人前

朝奉郎著作佐郎王仲修特勒停前宣義郎王仲端特依差替人例以仲修等坐令蔡碩屬其兄確撰父珪神道碑為美詞及受碩請屬以犯杖人王儀冒名補授門客恩澤故也　户部言近準詔旨令諸路乗時廣行収糴令諸州縣長吏及糴官以所管錢計所用糴本分數等第定賞著為令從之　王巖叟既除起居舍人固辭不拜是日中詔付吕公著曰巖叟不能自力為朝廷論事而多計會已下之官狩同論列及薦張舜民不當欲

行黜責然以前後論事頗多不欲深罪亦難為授起居舍人今因堅請外補欲除與一直集賢院提點刑獄差遣於恩禮不為不優也如中理則待批嚴叟再乞外補狀付外施行卿相度如何却實封進入公著言嚴叟近日言張舜民事誠為過當但自來臺諫亦多是相率論事今若因其堅乞外補與除直龍圖閣知藩郡近時朱服㵎中行皆自起居舍人因有人言如此除授又批付公著曰王巖叟在言路日淺雖有除命比朱服㵎中行

不曾赴職卿相度於次龍圖閣下一等職任擬定實封進入竟以巖叟為直集賢院然故事知雜侍御史無為提點刑獄者乃除知齊州王巖叟出知齊州實録於六月八日因傅堯俞補外乃言之今從呂公著家傳附五月二十六日按堯俞二十二日改吏侍巖叟尋出堯俞遂力辭新命自當先書巖叟之出也呂大防政目巖叟知齊州在二十八日

戊寅刑部言大理寺右治獄應命官犯罪并將校犯徒以上或贓罰餘人罪至死請依舊具案以聞並下左斷刑詳斷非品官者仍斷定刑名應流以下罪人刑名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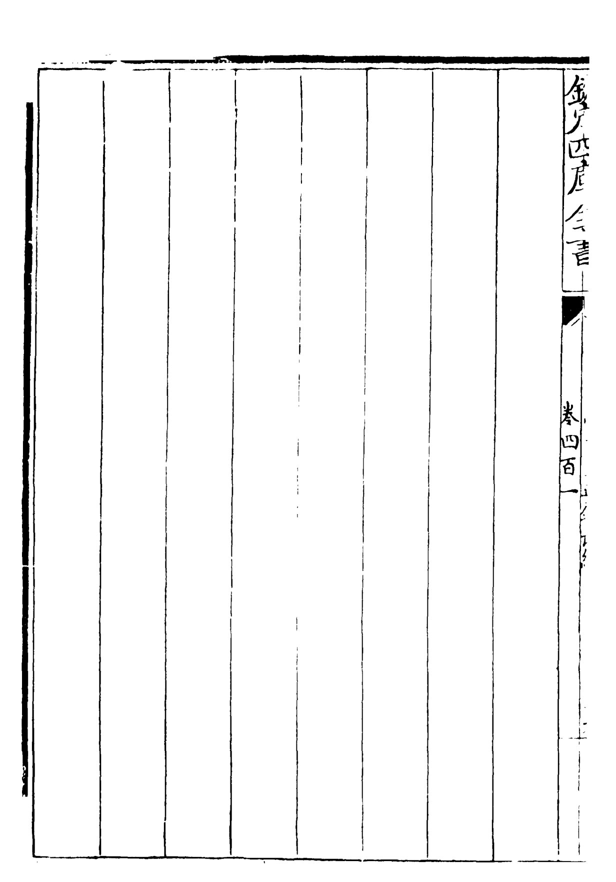
處或情法不相當亦擬定先上刑部裁度如所擬平允即具鈔或檢擬取旨應刑名疑慮仍聽赴左斷刑評議并比附取裁從之 樞密院言殿前馬步軍司申請於馬軍頭額内復置槍手一分並給官馬與諸班槍手仍舊教閱應弓箭手兼習蕃槍者並權罷都令兼習小槍從之新削六月十四日又見此可削

己卯詔河州南川寨圍閉賊馬並已退散所有因今來事宜曾經抽差牽制應援漢蕃軍兵等並令劉舜卿以

勞佚輕重等第特支其南川寨守城漢蕃軍兵婦女等如晝夜捍禦委有勞效亦依則例輕重支給並就委走馬承受喝賜令轉運司應副其經戰立功及守捍有勞矢石傷中應論賞人並等第保明以聞　詔河北陜西路提刑兼提舉保甲並依提刑司分路　禮部言交州進奉人乞進賣象牙等估九千四百九十貫有奇詔特添賜并估支錢一萬貫新削　瀘南沿邊安撫使司言請應瀘州界土人因邊事補授班行自出備土丁子弟在

本家地分把柘之人並循久例把柘邉界更不與請給亦不理為資任磨勘改轉若别有勞績戰功并被差入遠界合該推賞自繫臨時奏請恩㫖其敢邀功生事根究得實並不用廕贖特行决配廣南遠惡州牢城從之

庚辰神宗皇帝禫除羣臣慰如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二至四百四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臣平恕

謄錄監生臣孫藩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二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二年六月辛巳朔羣臣上表乞舉樂荅詔不允自是五上表乃從之　京東路體量賑濟王古奏知鄆州滕元發存撫流民有方賜詔書奬諭元發本傳云云

壬午神宗皇帝乳母秦晉國安仁保祐夫人張氏以守

永裕陵進封吳楚國安仁賢壽夫人御集在四日

癸未詔應官員差出違法者不得以差出月日理為考任若不滿十日或不妨本職或已申陳而不為施行者並聽理

甲申承議郎彭汝礪為起居舍人執政有問新舊之政者汝礪曰政無彼此之辨一於是而已今所變更大者取士及差役法行之而士民皆病未見其可也此據曾肇誌汝礪墓當考

吏部郎中王陟臣為右司郎中工部員外郎王

古為吏部員外郎戶部員外郎張詢權發遣兩浙路刑獄　尚書省言準內降河南府法曹參軍劉堂近進春秋義及元豐八年六月後累上封事皆有可採宜觀其人材特與錄用請令吏部與循一資仍注陜西邊郡職官差遣從之　中書省言編排神宗皇帝御製所狀請除應干邊機嚴密文字更不纂集自餘常行約束雖干邊事並著于篇別為卷帙至成書惟不以賜臣下從之　鄜延路經畧使趙卨言聞蘭州進築西關城又聞欲

增展康古寨此皆西夏必爭之地請降約束諸路各守舊疆不宜更有侵占詔游師雄與劉舜卿相度可與未可修移如何措置不致生事可以趣辦初王師拓土至抱罕始建州縣嘉勒氏餘種獨董戩尚存退保青唐國祚不絶如綫其首領果莊誘知河州景思立偏將王寧會踏白城伏發二將俱沒自是果莊頗自矜大凾二將首級時出之以懾制西域于闐等諸國皆畏憚之董戩藉此一戰之勝遂復其國而王師亦不復西矣神宗深軫

之乃下詔獲果莊官正使金帛各數千命李憲等購之
十餘年不能得竟以漢爵縻之歲有廩賜元祐初專務
安靜罷制置府減戍卒削冗官握兵將帥相繼以罪罷
去由是果莊有窺覬故土之心與夏國陰相結連約分
其地自引兵攻南川寨城洮州使其子結斡磋詣總噶爾
請益兵為入寇之計鄂特凌古以鞍馬報聘甚厚遣人鬻
馬漢界結屬羌為内應凡受其要約者以壁本族蕃塔
為驗自熙河五郡秦渭文龍階成等州及鎮戎軍德順

軍兩軍壓蕃塔而應之者十已七八而人不知也知岷州种誼獨刺得其情以為不除果莊邊患不能息乃暴具姦狀條具攻取大利申經畧司凡十餘狀不報遂聞于朝廷朝廷下其議於經畧司經畧司輒沮抑朝廷疑之此已上並據張舜民所作种誼墓志擇可使者與邊臣共議執政言游師雄可使時師雄為軍器監丞即命師雄往熙河蘭會勾當公事師雄乃言奉使絶塞兵謀軍勢間不容髮俟中覆則失機會欲如古者大夫出疆遇事得專決詔許

之游師雄行邊實錄不書其初命因與劉舜卿相度城西關附見於此師雄為軍器監丞政目在元年十二月六日師雄行邊以七月三日至熙河則其發京師亦必在五月末六月初也六月八日師雄又請勞問包順等實錄始載其出使官名蓋此時師雄受命尚未久耳不知實錄不詳載師雄初命何故當考編年稱師雄以四月行邊因果莊犯南川寨城洮州即載之按四月五日洮東安撫司言結斡磋入寇詔劉舜卿相度備禦二十二日舜卿言已令鄂特凌古約束果莊是月朝廷蓋未遣使也五月十三日密院奏熙河等處累言西蕃與夏人約和犯定西城殺吳猛又犯蘭家堡詔趙禼密探因依此時蓋亦未遣使也十八日洮東安撫司言西賊以五月二日圍南川寨詔劉舜卿救援二十四日密院又言未見奏到解圍次第然則遣師雄必在此時但實錄院偶失書耳編年云四月遣師雄誤也果莊城洮州月日當更考之不載師雄初命蓋崇寧史官抹殺元祐功狀

故也紹興史官亦弗詳考惜哉張舜民游師雄墓誌云二年春遷軍器監丞夏四月吐蕃寇邊其酋長果莊青宜結素號桀黠熙寧中陷河州踣白城殺主將景思立者自元祐以來例行姑息因乘間脅屬羌結夏賊為亂謀分據熙河朝廷患之擇可使者與邊臣措置僉以師雄行邊師雄奏以為奉使絶塞兵謀軍勢間不容髮俟中覆則失機會欲如古者大夫出疆之事上允其請許以便宜從事師雄既至諜知西夏聚兵于天都山前鋒已屯通遠境上吐蕃之兵欲攻河州果莊又欲以別部出熙州師雄將先發以制之告於熙帥劉舜卿曰彼衆我寡柰何師雄曰在謀不在衆鬬智不鬬力此機一失後將噬臍儻不濟願為首戮議三夕而後從之分兵為兩道姚兕將而左破倫布宗城斬首一千五百級攻嘉木卓城斷黄河飛橋青唐十萬之衆不得渡种誼將而右破洮州擒果莊及大首領九人斬首一千七百級餘衆奔潰溺死者數千人洮水為之不流遺鎧仗芻糧數萬

於是奏捷曰臣聞擔天威震皇武所以討不庭也今西夏受冊而弗謝輒陰援吐蕃果莊結釁犯順作姦欲為邊患臣與主帥合謀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聖神陷陳克敵斬獲以萬計生擒元惡繫送北闕下願戮尸藁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書奏百僚班賀遣使告裕陵朝廷欲厚賞師雄而言者謂邀功生事必開邊隙甚者則欲坐以擅興遂薄其賞止遷奉議郎賜緋先是青唐酋長來告主帥曰董戩死鄂特凌古祕不發喪詐以為當嗣立請於朝廷已而復殺董戩妻森摩氏囚溫錫沁部族首領國人怨之若中國以兵問罪於境上當殺鄂特凌古以獻願立董戩之後以安國人主帥未納師雄方使而聞之喜曰此天贊我也具利害上於朝且曰若遣趙醇忠於青唐城依府州折氏世受封爵則西方可保百年無變矣會果莊就擒具事遂寢青唐錄云師雄以七月三日至熙州聞夏人遣大首領威明阿烏往青唐計事鄂特凌古囚本朝使者高昇兼聞鄂特凌古殺其國母森摩氏

國人怨之帥雄奏乙因人心誅鄂特凌古立趙醇忠又奏乙先出兵伐其謀不報按青唐錄先云三月果莊冦洮州擄趙醇忠不知醇忠何時得脫今又議立之

丙戌詔賜揚王婦崇國夫人馮氏為希真凝寂大師賜紫衣法名守冲居瑶華宮馮氏在元豐中以揚王不睦聽離送瑶華宮入道未賜法名師號故有是命

戊子以刑部侍郎范百禄為吏部侍郎鴻臚卿孔宗翰為刑部侍郎殿中侍御史上官均言宗翰行義無聞才識闇滯外有端愿之表内無剛毅之操屢典藩郡皆無

善狀擢貳秋官士論不允乞追寢新命凡三奏不報

太常少卿趙君錫為給事中朝散大夫御史中丞兼侍讀傅堯俞為龍圖閣待制知陳州王巖叟既辭起居舍人以直集賢院知齊州堯俞乃言與巖叟事始末同願并罷中丞補外故有是命張舜民事已用王巖叟繫年編修劉摯行年記三年六月八日載其事大畧與巖叟同今附注此中丞傅堯俞為龍圖閣待制知陳州前除吏部侍郎不行先是御史張舜民上疏論西鄙事大槩謂夏人政亂權歸梁氏已久自東常死挾乾順專横滋甚去年雖數遣使入朝然强臣爭權傳聞多端乾順之存亡蓋未可知朝廷未宜遽加爵命近所差封冊使劉奉世及所賜金帛願勿遣前

止緣文彥博欲優假奉世為此過舉令戎人桀驁宜加兵問其罪詔罷舜民御史依舊以祕閣校理判鼓院於是臺諫官交章言舜民慷慨有大節習知西事令不攷其言當否徒以言及權貴而罷非是願還言職章至數十中旨令三省樞密院召傅堯俞欽之諫議大夫梁燾况之侍御史王巖叟彥霖左司諫朱光庭公掞右司諫王覿明叟殿中孫升君孚御史韓川源伯赴都堂出示舜民本章仍諭以不獨妄詆大臣且令日朝廷務以德懷遠人以安邊息民而謀動師旅非體國也然知其無他止換京局恐外廷不知故宣諭如此堯俞等退終援前論不已而丞雜因言殿中呂陶御史上官均皆為臣等言亦曾論留舜民各於坐中誦其疏中語令都堂之召不及二人設有欺紿之人在言路恐陛下難取信也有旨二人分析陶狀云始欲論之其後竟寢均狀云實有疏不妄因言巖叟曾以小簡詢臣舜民事具意是卒臣並論因錄其簡連上燾一日面詰給事中張問以不

能駁還舜民制命是失職也老而不任職又貪祿不去是不知世所有廉恥也升因劾奏聞不職而疏引熹語既而中旨付三省曰巖叟光庭覿川久在言路多所補益宜稍遷擢巖叟起居舍人光庭覿左右司郎官均川並殿中陶左司諫熹於禁省詬同列外朋附熹熹可修撰知潞州升本官知濟州以起居舍人孔文仲經父為左諫議大夫杜純侍御史賈易左正言於是巖叟等皆避新命而巖叟懇請外補以直集賢院知齊州堯俞改吏部侍郎兼侍讀如故堯俞言臣之事與巖叟始末同願并補郡故有是命此一段事予適當時政記備書之

熙河蘭會路經畧司言緣邊安撫司狀體訪得溫錫沁并烏戩新雅克等以次首領部落皆有向漢之意請遣人偵伺敵情庶緩急應副不失機會詔令劉舜卿詳加

審察以前後事按驗得實果是向順即以應加賜官職請受從宜許訖條具奏請降給宣誥如欲并部族投歸未可輕許慮變詐未定止當諭以近邊無地可居毋去邈川恐為夏人所據若鄂特凌古等非理相侵即漢家自當與汝為主之意所奏緩急應副一節若鄂特凌古并果莊日近却自款服依舊通和止是本蕃與溫錫沁交爭即當與不當應副更須審度事機措置無失中國大信自貽邊患仍具利害以聞　樞密院言元豐八年四月

八日朝旨應見謝并軍廻過軍並權令門見謝按乾興元年例軍廻人兵並係引見詔依舊引見　宣德郎熙河蘭會路勾當公事游師雄言本路近上首領如包順趙醇忠李奇爾華等最為効力先朝每因遣使多令慰勞間有錫賚所以蕃情感悅令來奉使本路未審許與不許如故事詔師雄宣道朝廷存撫之意仍令劉舜卿審度合賜物等第於隨軍庫取索令經畧使諭旨給賜

京東東路安撫使司言樞密院劄子諸路巡檢下土兵

以元額之半差禁軍其見今數多處候有闕差禁軍填
今來逐處巡檢下土兵内各有馬軍若一例減半緣有
無馬軍處其馬軍欲請全留卻於步軍内通減一半從
之　　復懷州修武鎮為縣
己丑户部請應常平穀價比市價不虧或雖虧而貴賤
通計不及一分者移轉運司充充和糴或指二税聽人
户從便納錢虧及一分以上即不以年限充轉運司新
穀麤細色不同者依倉例比折無可充聽出糶若三年

以上虧及三分亦許糶或晩諭人户願請者聽仍隨夏秋税納不得過兩料願納錢者依糴價並免出息從之

權知開封府錢勰言請於元豐令部送罪人條注文稱編管移鄉人差遞鋪下添入開封府情重人依配軍法庶免縱失之獘從之諸路準此新無

辛卯勰又言近制疎决朝廷差臺官催促諸縣禁囚慮諸縣懼見點檢以不圓公事便行申解遂差推判官一員將帶人吏及法司一名與府界提刑分詣諸縣催促

決遣本府每遇非次疎決并盛暑嚴寒在京差官催促結絶畿内諸縣禁繫人數不多兼近者朝廷添置提刑與提點司係監司兩員逐時廵按不容留滞令本府事多推判官每季差出委有妨闕欲請凡遇疎決如不差御史即本府轉官下縣如故從之

壬辰詔臣僚開啟坤成節道場齋筵許依例用樂　熙河蘭會路經畧司言西賊寇定西城權監押吳猛等戰死詔猛及死事兵校等第推恩加賜其輕重傷中人令

經畧司依條格施行　刑部言責降人延福宮使宣州觀察使提舉明道宮李憲當檢舉韋叙詔更俟一期取旨　戶部言淮南河北京東京西府界今歲夏麥豐熟穀價頗賤欲下逐路提刑司令州縣比市價添錢收糴向去有價或不虧元本便許變轉兑糴其無省倉兑支不行處即量數目仍依條勿過二年之數從之

甲午詔以大熱權停在京工役三日御集六月十三日　承議郎祕閣校理張舜民通判虢州政目十二日事三年閏十二月六日改秦鳳提

刑

樞密院言元豐七年承旨司傳宣樞密院殿前指揮使左右班槍手可各以五分為額餘悉改充弓箭手竊詳先為在京馬軍全廢槍手具諸班槍手有闕無人揀填遂有上件宣旨近因殿前馬步軍司奏請在京馬軍復置一分槍手并諸班槍手並依舊教閱詔元豐七年宣旨更不施行五月二十七日可考　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知河陽李清臣言河陽乞置教授一員以新授雄州防禦推官知楚州漣水縣丞陳申之充從之　詔郭逵罷

廣州觀察使知河中府除左武衛上將軍提舉崇福宮先是達知潞州河東轉運使論達言語蹇緩步履艱難請別與差遣以安老疾會達徙知河中府亦露章祈免故有是命河東轉運使姓名當檢附

復洺州曲周鎮為縣九月甲戌復為鎮

丙申詔坤成節後一日宴於集英殿

丁酉開封府言續降朝旨河北河東陜西京東京西淮南路開封府界竊盜贓滿五百文以上并強盜不該刺

配内杖罪免決徒減從杖並給招軍例物刺填本處或鄰州廂軍有詳在京犯盜一貫至徒即無編管六貫已合刺配行此重法尚無畏懼欲請本府界有犯更不行減免並準法斷罪給例物刺充廂軍諂開封府界竊盜贓滿一貫以上并強盜不該刺配從所請　刑部言在京寺監等官司元祐元年合該比折功過有一百九十餘處未到緣自來未有條限體式以此不得齊足今都官修立到比折人吏功過體式一本望詳酌施行仍限

次年三月終已前關申本部如有違限其合干人等並關所屬施行從之新典

戊戌詔坤成節依天聖三年長寧節故事文武百官諸軍將校於崇政殿上壽及許臣僚進奉内外命婦前三日各進香合至日入内上壽

己亥詔宣德郎陝西買馬監牧司勾當公事髙士英特差充太僕寺丞俟現任官内一員闕日更不差人　又詔河東陝西官入便職田俸餘錢毋得過半仍令所屬

州軍審實保明以制置解鹽司乞罷飛免錢法故也新無
辛丑同知樞密院事安燾知樞密院事御集在十七月丁酉先
是著作佐郎兼侍讀范祖禹按本傳祖禹上是疏時已為著作郎兼侍講與此小異
上疏太皇太后曰先帝厭代諒闇三年今祥禫將終
即吉方始服御器用内外一新奢儉之端皆由此始臣
以為珠璣金玉之飾錦繡纂組之工凡可以蕩心悦目
者不宜有加於舊增多於前也皇帝方嚮儒術親學問
睿質日長聖性未定覩儉則儉覩奢則奢陛下所以訓

導聖德者宜動皆有法不可不慎也陛下若崇儉樸飭正後宫以輔養皇帝之德使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淫哇之音非禮不言非禮不動則學問日益聖德日隆此宗社無疆之福也臣聞奉宸庫已取珠子六十斤户部已用金至三千六百兩不為不多矣臣所以先事而言恐增加無已滋長侈心也故願預為之防止於未然及是服除將開樂置宴祖禹又上疏言君子之於喪服以為至痛之極不得已而除之若以開樂故特設宴則

似除服而慶賀非君子不得已而除之之意也臣伏請雖至七月其開樂宴亦更不作惟因事則聽樂庶合先王禮意　左司諫呂陶言伏聞國朝故事祥禫既除有開樂一宴近來中外諠傳謂已擇日排辦旦夕必行此禮臣愚尚竊疑之蓋自春徂夏旱暵為災陛下憂勞恐懼避殿減膳精誠祈禱夙夜不遑以至過自貶損權罷受冊務荅天心冀享嘉應此乃曠古未有之事天下幸甚今羣臣屢拜封章乞從禮聽樂陛下批詔未蒙允許

乃是未有開宴之期而中外相傳皆謂宴在旦夕似於事體未便伏乞宣諭有司一就坤成節賜宴則於禮文亦非疎簡內可以隆二聖慈孝之德外可以稱上帝眷佑之意又言英宗朝八月將宴後苑劉庠言去日食近非畏天之意特為罷之神宗朝四月將宴富弼以災異為言亦蒙嘉納今旱暵之沴雖已消弭而天道尤宜欽畏願陛下以無災而懼為德天下幸甚

壬寅詔近臣文武百僚累表請聽樂雖已降旨勉從所

請而有司援引故事欲開樂宴於禁中福寧殿次紫宸殿廼者旱災責躬省過今天意始有消復而又神宗皇帝禫除未遠何可遽特開樂為宴宜行寢罷其用樂俟遼國人使到闕日依例　又詔自今沿邊臣僚奏請創置更易事並先行下本路經畧安撫司詳度利害以聞

詔尚書侍郎內外學士待制兩省臺官左右司郎官諸路監司各更舉堪重法地知縣縣令一員從三省請也　權知桂州兼管勾廣南西路經畧司苗時中奏儂

順清占奪任峒與梁賢智父子互相賊害請將順清并家屬就湖南近裏州軍編管依例給田土令耕樞密院言任峒元係儂順清父子管勾雖因梁賢智父子占奪不當私相讎殺及與廣源州楊景通交通已該登極大赦請特依歸明人例與茶酒班殿侍其家屬令廣南西路經畧司差人押送道州給賜田土羈縻無令出入從之　復雅州百丈鎮為縣

甲辰右司諫賈易言朝廷改復差役蓋得先王輕徭息

民之意而推行之初未究利害故郡縣之吏措置多不如理令雖設為條目隨其風俗所使付諸路奉行又令詢究其未善者以聞而數月之久蔑有言者蓋監司守令不以公義竭心苟且因循期於不違法令而已且用民之力貴輕取民之財貴寡竊聞州縣有户少而役多者不獨被差頻併兼難得及期而替是使無復休息也又單丁女户官户寺觀出錢助役比於實役之人所費乃多數倍者亦有出錢至少纔百分之一者衆口一辭

謂失輕重勞逸之實欲乞擇郎官練達吏事者出按諸路授以條目體問民庶如實有妨公害民之事州縣聞知而不申監司監司受申陳而不加察亦不達於朝廷具事劾奏詔下諸路監司限指揮到一月內條析以聞又言看詳訴理斷遣所請令據見在訴理案狀疾速看詳及令刑部大理寺開封府應文字速令檢送從之河東經畧安撫使曾布言河外上番四將每將內抽減步軍赴嵐石州分擘沿河等處差使代開封府界第五

將兵馬歸營及赴嵜嵐火山軍駐劄代東兵兩指揮赴太原府就食從之　樞密院言上四軍闕額馬軍司見用減指條招揀人添填竊詳上軍兵士雖有招法許令減指其揀填即無減指明文兼中軍見闕人數不少若用減指揀填上軍即中軍闕數愈多欲乞上軍闕額令後並依等杖招揀人添填新無又言昨為熙河蘭會路戍兵數多尋以年滿二千餘人節次抽減歸營兼本路即目見管戍兵比額尚多一千三百餘人今朝旨令熙河蘭

會路都總管司遇本路緩急闕人許於秦鳳路勾抽一將應副緣本路即目事宜之後慮向秋闕人防守欲熙河蘭會路都總管司遇本路緩急闕人聽全勾秦鳳路九將應副差使從京差步軍五指揮赴永興軍商虢州權駐劄以備秦鳳路勾抽並從之青唐録云朝廷出兵百五十指揮無慮七萬餘人戍邊即此事也事在游師雄出使後二十日青唐録乃先載之蓋取行文順便耳今從實録詔三京及帶一路安撫總管鈐轄知州闕轉運提點刑獄官兼權餘州以次官或轉運司選官權攝武臣知州闕

安撫鈐轄司選官權內河北陝西安撫本路闕官許牒轉運司權差前此武臣有闕帥臣與監司互差定州安撫司以為言著為令

丙午以邈川首領結約特為三班奉職結約特位次溫錫沁統衆五千嘗遣蕃部策凌出漢報果莊築洮州城事為鄂特凌古所得慮謀泄領妻子歸順故有是命　朝請大夫權陝西轉運判官孫路言修築蘭州西關堡畢客省使榮州團練使知蘭州王文郁等望優賜推恩詔孫路

王文郁支賜銀絹各一百匹兩降敕書奬諭走馬承受以下各以等第減年磨勘敢勇壕寨賜銀絹有差　禮部國子監言上善齋學生虞承於元豐元年中曾告諭太學升補事請特賜屏斥從之　詔西平州武勝軍都統制韋公意許依西南龍羅方石張蕃例五年一貢以七十人為額貢物止納宜州計直恩賞館券回賜供給犒設等並準石蕃例從廣南西路經畧司請也　又詔河北保甲投充在京上四軍如呈試弓弩不合格者許

令再試不中及不願者揀填次軍新無

丁未詔依汝州所請强盜三人以上許撻依重法地分仍令刑部候盜賊衰息奏取旨

戊申朝散郎太常博士丁騭為右正言丁騭呂公著掌記云丁騭自行新法不肯為知縣故至今資敘不振已除太常博士正言元年九月朱光庭王覿還司諫左右正言闕而不補踰半年騭始得之騭武進人自行新法即不肯為知縣折資監當幾二十年人多稱之其得太常博士因王覿薦也丁騭墓誌蔣之奇作元祐九年二月騭卒官宿

州之奇云從臣蘇轍劉攽張問曽肇孔文仲列薦於朝胡宗愈又薦之司馬光光曰士大夫無不登光門者而隲不來真自重之士監司皆言隲信道篤不違所學恬處二十年不屑求進久之乃除太常博士

朝奉郎充集賢校理趙挺之承議郎方蒙宣德郎宗正寺丞趙屼並為監察御史紹聖四年五月新授試吏部侍郎葉祖洽奏伏見屯田員外郎方蒙學有師法趣守剛正頃任元祐御史彈擊朱光庭賈易等風節凜然如光庭輩當時俱有當路主張之人而蒙抗論益堅不畏強禦尋以家難去職比服滿還臺不令復位卒補遠官終始不渝尚猶進擢物論未允加以嘗任畿邑政事有閑舉以代臣實允公議呂公著掌記云方蒙與吳師仁同學已除監察七月十六日呂陶言挺之蒙八月十六日乙卯十月二十一日己亥二十六日甲戌猶言事

權陝西轉運副

使朝奉大夫葉康直為直龍圖閣知河中府先是康直除直龍圖閣知秦州曽肇蘇轍鮮于侁皆論康直在涇原時不法事既寢新命且下轉運司究實凡累月無所得仍復授以直龍圖閣徙河中此據張舜民所為康直墓碑增入去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自運副除小龍帥秦曽肇繳之十二月六日蘇轍再繳今年二月二十八日罷除命於是復除小龍改河中七月二十二日仍帥秦

權知滄州朝請郎李南公權陜西轉運副使朝請大夫司農少卿韓正彦知滄州朝奉大夫宋彭年為司農少卿　禮部太常寺言先朝舊制車駕

上元節以正月十一日詣興國寺啓聖院朝謁太祖皇帝太宗皇帝神御下元節詣景靈宫朝拜天興殿朝謁真宗皇帝仁宗皇帝英宗皇帝神御殿今請每年四孟月分定朝拜朝見去處自將來孟秋月為始其日不當親獻處並差官分獻初詣天興殿保寧閣天元殿太始殿次詣皇武殿麗極殿大定殿煇德殿次詣熙文殿衍慶殿美成殿次詣治隆殿宣光殿從之仍自來年孟春為始所有今年孟秋孟冬並依例差官分詣行禮七年九月

八日范祖禹議北郊云云可考紹聖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改此制

左諫議大夫孔文仲言知潤州朱服在任偃蹇不省職事郡政一付屬吏獨厚飾厨傳曲爲迎奉以沽使客之譽希合覬望滅裂法令張榜通衢應公私債負一例倚閣母妻生日當日合决罪人並皆釋放乞體量施行以肅驕慢之吏詔令兩浙轉運司體量詣實以聞八月七日服改福州

秦鳳路經畧司言秦州甘谷城駐劄本路第三將姚雄申有西賊人馬侵犯隆諾特堡地分已逐出界奪到西賊戰馬六匹詔

秦鳳熙河蘭會路經畧司疾速體究西賊侵犯之因係若干人數曽無與官軍鬬敵及殺掠人口孳畜等急遞以聞毋得隱漏　樞密院言河東路經畧安撫都總管司請復置河外都同廵檢使及都監監押廵檢一十二員并沿邊知州舊兼都廵檢使處並仍舊河外知州令兼將兵馬盡隸軍馬司統制等事按麟府路軍馬司自係通領一路邊防其河外將兵輪番出戍即麟豐州知州難以兼將陜西沿邊將官各同管勾地分邊面賊盜即

河外将官亦依此不須別置都同巡檢詔令本路經畧司選官以聞　又言府界三路初置保甲分隸巡檢輪月上番盡替正兵歸營却據逐路替下兵數銷廢兵額椿管請受收充上番及聚教支費自行團教後來雖罷保甲上番緣逐處巡檢仍舊却差正兵以所收銷廢軍兵請受充團教支費更不復招兵補元額致逐路闕人今既已罷團教止令冬教一月所支賞物又已等第裁減費用不多自來封椿銷廢軍兵請受合撥歸轉運司

依舊額招補禁軍其冬教備賞物只以逐路自來封樁
義勇保甲冬教錢糧給之已是有餘亦合就加裁減詔
三路保甲司合用冬教賞物據本路舊義勇保甲各支
冬教錢糧各依支賞定數令轉運司每年分四季撥與
保甲司充賞並令轉運司應副餘應合封樁錢物并府
界銷廢退軍請受自今年正月一日以後特免封樁已
封樁撥還所有京東鹽息錢本路轉運司更不支撥只
於本路封樁五萬貫準備保甲賞費餘一十萬貫關尚

書省封椿内合增置軍兵並依下項河北併廢馬軍一十一指揮令復置馬軍二步軍九濵州置驍武第六德州置驍武第十為馬軍二各以四百一十人為額懷州武衛第十恩州武衛第七十一冀州神鋭第二十三莫州神鋭第二十四相州神鋭第二十五真定府振武第四十一定州振武第四十五廣信軍振武第五十四安肅軍振武第六十為步軍九各以五百一十人為額河東併廢禁軍五指揮元併廢馬步軍五指揮皆有見存軍

數並立額如舊陝西併廢禁軍十指揮其以河州武衛第六十八指揮於秦州置營立額如舊熈河蘭會路抽使商州置制勝第五虢州置制勝第七并同州澄城縣保捷第四十四指揮各以四百一十人為額餘馬步軍七指揮立額如舊府界銷廢六指揮皆有見存軍數其以雍丘捧日第五軍第一指揮改為雄勇第二指揮咸平天武第五軍第一指揮改為雄勇第三指揮各以五百一十人為額見存軍人許帶舊請受餘馬步軍四

指揮立額如舊從之新錄但云內復置河北馬軍兩指揮步軍九指揮河東馬步軍五指揮陝西馬步軍十指揮府界馬步軍六指揮

已酉資政殿學士知揚州王安禮知成都府寶文閣直學士新差知成都府謝景温知揚州安禮辭疾不行十月二十八日奉祠景温自穎昌移成都令又自成都移揚州安禮知成都景温知揚州政目在十六日呂陶章附此或可削

右司諫呂陶言竊以朝廷威令之不行亦已甚矣爵祿者人主所持以為馭下之柄而臣子乃敢自擇其輕重王命一出而遽改之中外無以取信則何以聳動四方

而尊國體乎蓋自陛下繼統以來恭默未言紀綱法度一付宰執凡有進擬多可其奏遂使不知分義之人動懷僥倖謂朝廷可慢而命令不足信進退去就惟巳之便此風一啟為害不細固當戒其漸也西蜀天下之大鎮事權委寄素號雄重出守者有大用之漸陛下於臣僚可謂無負矣近者差謝景温知成都府乃以老病求免其意非他蓋重内而輕外好近而惡遠避難而就易且有所待也况景温自開封以罪罷去得知蔡州在蔡

州未數月遷潁昌未赴潁昌乃知成都府可謂恩澤隆厚矣然猶不滿其意力以為辭委質事君豈可如是景温果病且老乎則宰執不當除之使違命而不行也果非病且老乎則是内倚權要覬為之助而自便也彼大邦名鎮遴選而任之尚且偃蹇不行傲慢自若則窮陬僻郡間關險阻聞命而往者又何不幸也雖朝廷委曲涵容曲從其請遂領便郡而公議殊不平之平居無事優假太過今日除一官而不行明日遣一使而得免萬

一急難倉猝不知如何用人矣祖宗之世孰敢侮慢至於此也昔真宗除郭贄知大名贄自陳戀闕真宗曰朕命贄知大藩而不行則何以使人卒遣之又以陳若拙知潭州若拙懇辭不已遂令責降英宗以閻詢知廣州遷延不赴乃落待制知商州此皆人主謹與奪之權重命令之術也願陛下法而行之夫景溫之事詔命已然非敢乞行追改止欲望朝廷特令戒飭以肅驕蹇仍令宣諭宰執自今以往凡有除擬並須遴擇其人使無可

避之理務在必行或妄有辭免即行降黜所以重命令尊朝廷乃今日之急務也又言呂公孺曾孝寛相繼辭秦州必於不行陳侗辭梓州亦遂得免皆此類也侗除梓州在正月十八日習慣之久頗於國體不便去歲張公庠除廣南轉運使辭不赴任朝旨送吏部别與差遣法行於下而不行於上非至公之道仰惟聖鑒裁照幸甚